

## 〈山村：後鄉土文學家之章〉

### 1.

一整天持續下著綿綿細雨。

在山區小路蜿蜒穿梭而行的我，雨水早就順著雨衣滑入衣服內裡，和身體黏合為一。濕冷而泥濘的路上，滾滾滑落的泥水沖刷著路面，使得我不斷抬頭張望，雜樹林一旁山壁是否有滑落跡象。

走沒幾步，又看到一旁：「注意土石滑落！」的警告標示。

原預計今天中午過後抵達。也不曉得哪裡出了問題，我拿出反覆張延折疊，被雨水汗液浸淫得濕潤沈重的地圖，一些地名和道路也因而變得模糊並且辨識困難。更何況，走在如此偏僻山區，所行經的道路早就軼散在最精準的地圖描測末端。

彷彿在這漫長步行中，所經歷的重重考驗，都只是為了堆疊出今天可能遭遇的惡劣氣候和情緒。在不斷掙扎的過程裡，是否應該繼續走下去？我自問困頓不已的雙腳和軀體，和一顆易老的心臟。

嘆了口氣，像要驅走沈重的不安，和更顯窘迫的生理變化——小腿變得僵硬而挺直，肩膀彷彿被兩道沈重鐵鍊牢牢扣緊，並且在肩胛骨部位有股強烈的刺痛感。

有時不得不停下腳步，聽清迴盪在山林中尖銳的鳴叫聲，究竟是屬於鴟梟或者單純的幻覺。有時會以為，緊跟在身後，正傳來細碎的脚步聲，但當回過頭時，卻只看見山路轉彎處滾動的苔石，在一旁蔓生雜草的荒林中，比人還高的姑婆芋閃過一抹黑影。

停下來，稍微喘口氣，企圖認清在瞳孔底下飄忽過去的光景，是否值得付出加劇的心跳？豆大雨絲打在葉面上，在那深黑不見人影的叢林中，被拖行進入的可能？

不止一次我問自己，應該往回走嗎？轉過身，背後的一切被大雨遮住視線，像在一面水氣蒸騰布幕底下，只看得見雨幕下緣稀微露出的雙腳，但是一轉頭，一回過身，那雙腳便褪進了黑暗。

原以為雨停之後，處境便可以好些。但不用多久，視線所及瀰漫濃重霧氣，幾乎無法辨別眼前景象。在白茫茫霧氣之中，企圖辨識山邊橫長突出的樹木那一抹青翠薄稀的顏色，留心注意腳邊崎嶇山路，是否會讓自己意外跌入深邃山溝。

更多的時候我開始抱怨，為什麼要來到這裡？又為什麼得忍受，這場大雨摧心似的折磨？

這都得從兩個月前左右說起。

### 2.

兩個月前，我收到一封 E-mail。

我還是剛起步的後鄉土文學作家，在後現代的演繹當中，鄉土不必然是鄉土，只要用心書寫或者關懷這塊土地就好。我書寫的許多小說都是虛構，但全都架空在從小生長的小鎮，再經過拉扯、搓揉和擠壓，所形成的變形產物。

稍微有點名氣之後，我開始接到縣內文化局的委託。或許是寫一篇地誌色彩濃厚的小說，或者一篇「文學遊記」體例的散文。他們可能給我一處景點，像「芙蓉谷瀑布」之類的地方。我換了幾趟車，循著地圖指示走入荒涼的山林裡，沿途景色並沒什麼特別，除了破碎的石子路，令人窒悶的山谷，感到昏昏欲睡的農地外，就連最後的瀑布景觀都讓人感覺抱歉。一處沒怎麼修飾的平台，一冽不太起眼的水勢，像隱藏在山壁中的水管破了個小洞，而書寫這個地點的原因，是為了所謂觀光的推廣。

而這是我的工作，盡力地用文字粉飾那不完美的一切。像當初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景點資料，如果不是親眼目睹，或許就會相信照片上的美觀是從這裡取景。

收到那封 E-mail 時，正好從外地「參訪」了瀑布景點返回租屋處。寄件人自稱是「山村觀光促進會的成員」，想邀請我，找個時間，到山村中撰寫一篇小說，有關山村內涵豐富的歷史人文和地理景觀。

我先上網搜尋了山村相關的地理位置，似乎比那什麼什麼瀑布還難抵達。還在猶豫時，一邊喝著咖啡一邊整理相機中照片的檔案，看著住處窗外，頂樓不斷閃爍著燈光的遠方大樓，在黑夜裡。

在我童年時期，總是對大樓閃爍的燈光或招牌，帶著一份嚮往的情緒。我想是因為生長在平凡的小鎮，因此對大城市的繁華和脈動的象徵感到雀躍，近乎於貪婪的雀躍，至少是對幼年的我而言。

還在想像的當下，第二封 E-mail 接著寄來。信中說明著，如果我答應撰寫，將預付我三分之一左右的酬勞。

我答應了這份工作，看在錢的份上。並不是因為使命感，或者對於山村的歷史或風土民情有什麼期待。

在帳戶入帳的隔天，我很早入睡。在房間——不到六坪的小套房——中，抱著棉被翻來覆去好一陣子。思緒不斷延伸而斷裂。換搭公車，在小鎮下車，炎熱的午後和流滿汗水的行囊。背包，邁著沈重步伐肩著包裹完整的我。午後，下起雨的午後，像是透明水絲的雨，像是透明雨絲的水，滴答滴答落在身體，一開始只是頸背的皮膚，接著是全部，全部的肉體，像泡過水似的海綿。

那個夢境被預約了一整個下午。當我從最靠近山村的站牌下車，徒步往山中道路走去，開始下起傾盆大雨時，有種夢境複選的感受，像那是種循環，像這次的山村之行，只是眾多循環中的一個節點，一小段的分歧。

### 3.

雨停了之後，直到走出濃重大霧，彷彿脫下好幾件泡過水的大衣，原本遲緩疑懼的腳步可以大步邁開了。先是走過一座危顛顛的一支橋，然後在我眼前，通往某地的入口處，路旁傾倒著已經開始腐朽，白漆剝落大半的木頭告示牌。

還在不久前，在大雨中的我，不斷抖擻著身子，一邊揣想著失溫的可能。在深山中凍死的年輕男子，或許只會出現在報紙裡小小的一格報導。

被發現時，已經呈現失溫多時的狀態，倒臥在路旁的草叢中，身上沒有明顯外傷。根據當地警方巴代研判，應該是迷路的登山客……

而兩旁的新聞，分別是煙毒犯在臨檢中落網，和山區大雨引發土石坍方，造成部分路段交通中斷。

繼續往前走，開始出現房舍。我想眼前的村莊應該有可以落腳的地方，像往常的經驗那樣。

以往，總是天色已晚，在某個小鎮停留，尋找其中兩三家旅社，落在小鎮上唯一熙來攘往街上。斗大的鐵皮招牌和半開半掩的屋門，坐在櫃檯後看電視看到打瞌睡的歐巴桑，一聽到我進門的聲音，總是細心拿下掛在耳朵上的老花眼鏡，打量著我。

我總得趕緊說：「一個房間，單純睡覺就好。」免得她接下來推銷我鶯鶯燕燕，無福消受的軟語呢喃。有時歐巴桑會給我一對衛生眼，示意我假惺惺的姿態。

問了幾個在路上碰到的居民，哪裡可以住宿。他們臉上總露出不可置信的驚訝表情，彷彿出現在這裡的我不該存在。

然後他們搖搖頭，走開。

看著他們落寞老舊的身影，外頭文明世界似乎無法感染這塊土地。男人幾乎都穿著單調卡其長褲，腳上套著雨靴，肩膀上扛著鋤頭，挑著一個重重磨損的麻布袋，布袋裡裝了看似山中採來的藥草或者山菜，上頭沾染新鮮濕潤的紅土。

跟著那些農夫裝扮模樣男人的腳步，走到一棟看似新近蓋好的透天厝，地上已經堆放一些同樣的作物，男人將東西放下，走進屋舍裡頭，走出時腋下挾了一包菜葉後離開。

我於是探頭進昏暗門廳。「請問一下。」

迎向我的是一個穿著花襯衫的中年男人，他的嘴角像被刀子刻了一道鮮紅血痕。

「請問這附近哪裡有旅社？」

男人用閩南語不悅地回應說聽不懂，嚇了我一跳。

只好用我不太輪轉的閩南語試著跟他對話。「借問一下，那裡有那個旅舍？」

適應光線後，才看清楚屋內擺設。中間一列貨物架上，放著一些平地的零食餅乾，兩旁則擺放飲用酒和生活用品。

從哪裡來的？男人問。

我跟他說，從山腰處的的公車站牌，一路走來。

「啥？你講是用行路行來？」他一臉疑惑，像剛剛在路上碰見的村人的反應。

「走久，就，習慣啊。」我摩娑著自己的後腦裝傻。

他指著我肩上厚重的登山背包問我是什麼。

「一些衫褲啦。」

他搖搖頭，伸手過來便想打探清楚背包裡到底是什麼。

我慌忙往後退一步，撞到紗門，發出聲響，才制止男人不斷延伸而來，長滿濃密手毛的右手。怎會有這麼突兀的舉止，像是理應接受他的檢查？

「里桑，你還沒跟我講，哪裡有旅舍。」

「喔，旅舍喔，這裡沒旅舍。」他像是沒發生什麼事情，亮著眼睛，用他的右手小指往口中刷牙，乾咳了幾聲，吐出一口濃稠泛黃的痰，落在我的腳邊不遠處，再移個一步便可以踩到的地方。

男人不以為意，似乎不對自己看似失禮的行為表示抱歉。

「不然，哪裡有方便借住的地方？」

男人想了一陣子後才回答。這期間有幾度，都想推開門跟他說多謝，準備離開。

「不然，你去住屁窠仔那裡好啦。」

「呸，他仔？」

「屁窠仔啦！」

「喔喔，那這位屁先生的家在哪裡？」

「走出去，直直走，走到底，爬一下崎，那間大大間，闊闊闊就是了。」

「有招牌嗎？」

「沒勒，不過他很早進前，有講想做民宿的生意啦。」

「多謝。」

「免客氣，少年耶，你如果在這過暝，看要不要先買點糖果餅乾。不然去屁窠仔他家齣，是沒什麼東西好吃。看你要不要交關一下？」

人情義禮的潛規則，我懂。看了幾樣零食，幾乎都快要過期，只好隨便選了一包洋芋片，價錢還比外頭貴上幾成，地上則散亂放了好些陳舊的書籍和筆記。我轉頭看向門口收銀台，老闆半露出牙齒，微笑似地注意著我的採買，像怕我偷拿他的商品。

走出來時，四周已經完全沒入黑暗。除了一旁房舍透出些微光亮外，沒有其他照明。

剛剛應該先問一下屁窠仔的電話。正當猶豫著要不要再回頭時，聽見紗門的金屬扣鎖，喀拉一聲，關上的聲音。

#### 4.

還在疑問這個所在，該不會連電力都沒吧？路旁有支老舊路燈，也有電線桿設備，或許是因為什麼因素而停電了。

走在寂靜街道，走過的房舍門口總會有人抬起頭看我，透著燭光，被燭火渲染得紅亮的半邊臉，在某種角度下有點駭人，尤其是那些仔細打量著我的人，用力張大眼睛的樣子，黑炯炯的瞳孔像是玩具人偶的眼睛。

那些飄忽而又茫然的眼神，在火光的烘托下，像是入魔似地，又讓我想起在大地震過後夜晚，走在城市街道上，因為電力還沒恢復，寂靜到荒謬的境況。

空氣中飄散著一股煙味，有點像是艾草混雜著淡淡的石榴香味。但第一次嗅聞時讓我不太舒服。在整條街道上，每間屋舍都有類似的氣味溢出，如果每座城市或每個鄉鎮，都有它獨特的一面，彷彿這便是山村的氣味。

走出矮窄街道，卻還沒看見今晚要住宿的所在。東方天空有點暗澹的瑪瑙色光輝，從雲霧中透出月色，幸好足以讓我看清路上的每一塊石子，每一簇橫生的野草。

爬上小山坡後，在黑壓壓山影綽綽的四野中，只看見一處房舍，像三合院似的外觀，環繞著主屋外圍的是沒怎麼修剪，茂盛地長著七里香樹叢。三合院前的廣場，有個竹竿撐起曬衣架，上頭吊了幾件男人的衣褲。

一走近，有隻黑狗兇惡地對我吠著，牠沒有被狗鍊綁起，以致我不敢再向前跨進一步。

我遲疑地用各種不熟捻姿態擺笑，安撫眼前生物，企圖將手中從路旁摘下的白色小花往一旁丟，以分散牠的注意力時，從內室推開紗門，走出一個男人。他先要他的狗安靜下來，但牠對我的敵意似乎遠大於主人的命令，他索性踢了狗的側腹一下，狗便哀嚎地叫著，夾著尾巴閃進暗中。

「請問，有什麼事？」男人問我。他穿著短褲，汗衫，汲著一雙拖鞋。兩條腿白花花的，不像務農的人。

幸好，他並不是操閩南語口音，讓我應對比較輕鬆，自然對眼前的人較有好感。

「不知道這裡，是不是能夠讓人住宿？」

「住宿？誰跟你說的？」男人似乎對我有提防，和我保持相當距離。當我企圖往他走近時，他立刻往後退了幾步。

「是街上雜貨店老闆說的。」

「雜貨店老闆，喔，你是說銅管仔。」他的語氣似乎不太高興。我只能推測，這兩個男人或許彼此認識，卻不怎麼合乎氣味的朋友。

「我不知道他叫什麼，不過應該是他沒錯。他說你原本想做民宿生意，所以要我來你這裡問看看。」

「民宿？你應該看得出來，這裡幾乎，沒什麼外地人進來。」男人雙手張開比著四周，似乎對雜貨店老闆說法不以為然。「不過你還是進來吧，不然這種地方，你也找不到地方住了。再往前走，更不可能。這裡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住，還有三四間空房。」

我再三對男人言謝，並且詢問他，住一晚收多少錢。

他歪著頭想了一下。「隨意就好。」也許他原本並不想跟我收費，但被我一問才隨口說說。

男人手上拿著手電筒，領著我走進西側廂房，推開房門，逼仄房間除了一張像高臺的床外，多餘空間只剩下連通隔壁的走道，床上鋪有榻榻米。

「今天晚上，我們這裡又停電了，你先在這裡等一下，我待會兒拿條棉被和蠟燭給你。」

「這裡常常停電？」

「這一帶，一個月幾乎一半時間都在停電，修好之後，只要一下雨，很容易又停電了。加上這裡偏僻，連台電的維修人員都不想進來。不過，村裡有些地方倒不是這樣……」

眼前的男人似乎想抱怨著什麼，但不是我關注的重點「請問廁所？」我摀著膀胱，示意很急的樣子。

「對了對了，廁所在外頭。」

他領著我走到廣場，在主屋的對角有間像是儲藏室的屋子。一掀開吱呀作響的木門，冥冥中看見蹲式馬桶，在黑闇空間，還有忘記沖洗而發臭的糞便，上頭覆蓋著幾疊折合過的衛生紙。

男人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有時候水抽不上來，就忘記沖掉了。」他拉了拉沖水的吊鍊，果然沒有反應。「這時候比較麻煩，得到屋外舀水進來。」他比著廁所附近的地上，有個大鐵盆，盛裝著用塑膠管引進的山泉水。

晚上，我簡單地用毛巾擦拭身體過後，窩在男人拿來給我的那條外頭繡著肥碩紅花的棉被裡。或許是太過疲憊，一下子就睡著了。

除去在半夢半醒之間，彷彿聽見山林鬼魅尖銳拔聳的音調，斷斷續續地迴盪著，忽遠忽近。那也許是夢，或是持續困擾著我的夢魘。

## 5.

早晨在一片昏暗曖昧不明的世界中醒來。

還無法辨識四周環境光景，未醒的霧氣順著紗窗、通風口，陳舊低矮的走道和滴水的屋瓦滲進。

微涼清晨夾帶著這間房子濃重陰濕氣味，還有老年人特有的檀香味道，昨夜沒入我的鼻息。

房間中，充塞著不久前似乎還有人居的氣息，床上靠著窗戶的牆邊，一塊淡紅色方巾覆蓋底下，有著黑金相間的梳妝台，拉開小小抽屜，除了一些口紅和盒裝的粉底以外，還有一撮用紅線綁起的頭髮。

我鎮了鎮心神，趕緊把方巾蓋好。卻好像聽見若有似無的說話聲，在身旁輕輕吹拂著耳根。

急忙穿戴好趕緊下床，彷彿離開室內，才能驅走一層又一層覆蓋上來的恐慌。

推開紗門，在借住的房間門口地上，斜放了一把熄火的火炬，油濕燻黑的竹筒頂端，像不久前還在持續燃燒，清冽空氣中還透出一股焦油煤味。

我撿了起來，湊近眼前，嗆鼻柴油味讓我不斷揣測，到底是誰將火炬丟到這裡。會是屁窠仔嗎？或者可能有誰在深夜裡拿著火把，站在紗門外，窺視著我？那一雙灼亮眼神，呼出濃重而不均勻的氣息，緊握拳頭在黑暗中揮舞著。這一切只是內心深處的恐懼和幻覺？

還沒什麼特別事情發生，但已經開始意識到，一點一滴細微而複雜的事物，鋪展在眼前，而我卻還未發現任何足以證明什麼的蛛絲馬跡，只有第六感驅使著我，趕快完成工作，離開這個山村。

但找遍了整個三合院屋子，卻沒看見屁窠仔人在哪裡。在主屋廳堂，桌上還放著幾碟簡單的醬菜。一間可能是屁窠仔房間，我敲了敲門，喊了幾聲，試圖轉動門把才發現上鎖了。

一直走到另一側的某個房間裡，牆上掛了幾張黑白相框。我看不清那些模糊相片，或男或女的臉孔體型當中，他們或者坐在一張太師椅上，委著小小的身體；或者是睜目圓睛放大的大頭照，像在過去某個年代裡還掛念著未來，遺照似陰惻惻地往下俯瞰，讓

我無法抬起頭來認真四目對望，因為深怕從中看出什麼端倪。比方說突然眨視的眼睛，或者正對我微笑的表情。

房中還有張四方大桌，桌上擺著一個深黑的陶罐，我只敢遠遠地望著，連大氣都不敢呼一口，趕緊推開門，退到室外，除了濃霧，只剩去除了人聲過後的鄉野寂靜，不知道是什麼蟲的鳴聲，啾、啾、啾地叫著。

原本打算先回房間，等屁窩仔回來，但看來此刻他是不在附近了。一大早，又可以去哪裡？原本以為可以邊吃早餐邊問他說：「知不知道『山村觀光促進會』在哪？」昨天晚上抵達時天色已晚，並且太過匆忙，連隨身預備的聯絡電話都還沒拿出來撥打。

廣場上隨地放養四五隻雞，在水泥地上覓食。雞舍是用幾塊鐵皮搭架在芒果樹下，散布著雞糞和剩飯發酵後的輕薄臭味。但房屋四周沒有人，也沒有那隻深夜對著我吠的黑狗。

環顧四周，昨晚來時沒看清路況，順著屋子外圍有條小路可以繞上山坡，不曉得通向哪裡。

坐在屋內等待讓我有點懼怕。站在曬衣竿旁，揪著眼，看房間內昏暗角落，床邊淡紅色方巾覆蓋下略微隆起的物體，讓我一眼看得仔細。與其浪費時間空等，還不如趁機在附近繞繞。

似乎也沒什麼事可做。只能這麼安慰自己。

## 6.

隻身走上坡頂。

屋外坡路並不長，走約十分鐘靠近一塊平整台地，四周圍著樹林。一路上我隨便輕哼著歌，想要顯示現在的自得和輕鬆，還有忘掉剛才不安的聯想。

但映入眼簾的卻是，這一帶人家安葬死者的墓地。在那些剝落的水泥和凋零的磚塊色澤中，看不出來新近還有適宜的人被遷居進入這裡。那些荒涼而寂寞的墳地，長出茂盛野草覆蓋的墳頭，大小不一的墓座旁，是否還有忘記取走的幡旗？我大略掃視一眼，又不敢正視有些烙在墓碑上的黑白相片。想快步走開，卻一時之間找不到更往上走的路徑。

陰慘的風在坡頂吹拂著杉樹林梢，捲起了墓地上乾硬風化過後的蛋殼，卻吹不開像滲了水的晨霧，被地形牢牢網綁在山村上空，但也許這裡的地勢較高，進入村莊之後持續聞到略微嗆鼻的煙味，在這裡幾乎沒有影響力。一旁兀自生長的老榕雖然長著醜陋的枝節及樹瘤，但像是還保有著幾十年前的鬚根。

「雜小子，哪來的？瞧都沒瞧過一眼！」突然在墓地之間，傳出一個年邁的聲音，著實把我嚇了一跳。

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嚥下大把口水，彎低身子，止不住輕微顫抖起來，一時間還找不到人聲所在，踉蹌地退了幾步，聽見金屬敲擊壁沿的聲響，才看見老人杵在一塊墓碑旁，鏤刻在水泥上的金漆丟了大半，墓地比四周尋常整理得乾淨。

他穿著一件淺灰色薄外套，頭上帶著競選期間發送的灰色鴨舌帽、灰色西裝褲，難怪我剛剛看不見他。他像隻變色龍，穿著和四周景色相近的服裝，嘴裡還嗑巴嗑巴地動著，不知道在咀嚼著什麼。

鬆了一口氣後，我告訴老人，自己是昨天晚上才到這裡的旅人。

「上來這做啥？這烏龜不拉屎，鳥不生蛋的地方。」老人手上的鐮刀鈺鈺發亮，像每天夜裡都勤勞打磨，一甩手，墓地縫隙生長出的雜草俐落割除。

我說沒為什麼，只是單純走走。

「吃飽撐著沒事幹唷。」老人的眼睛卻是笑著，兩側的魚尾紋像壓了幾層的橘子皮。「小子，那昨黑矇矇的夜是住啥地方？」

我告訴老人，就借住山腰的那厝三合院裡。

「啥山？六尾山？」老人一臉茫然，眼睛骨溜溜地轉著。

那間被七里香圍籠起的房子。我指著山路下方，隱約可見黑瓦紅磚建物的外觀。

「那是林家老三，林扶圮住底。他老頭當年可跟我是拜把兄弟。老大原本叫救亡，他娘嫌有個亡字不吉利，改成就旺；老二叫圖強，老三兒就叫扶圮，這名字可好吧？」老人回憶起往事，邊說還邊呵呵地笑著。

我還沒回答，老人便接著說。「三個可都是我取的。就說林家老三，繞那個啥山？」

我沒答話，只是用力踢起地上的石頭。老人撐起沈重眼皮，在他半開闔的眼珠中，看著那石頭撞擊磨石子的墓地。

老人繼續撿拾墓地落葉，除掉一些雜草。我站在他附近，看看天空，似乎還沒有放晴的跡象。

「這霧、這山，甚至這村子的人，都利索得緊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但我其實無法理解他這句話的意義。「對了，為什麼這村莊，好像老是有股煙味？」

「煙味？」他沒回答，便彎下身子繼續整理墓地。

他始終沒把蹲低的頭抬起。我不想花費太多時間在這，來到荒僻的山村，不是為了這個原因，即使是偶然的列車和命運的分軌器，將我從慣常的軌道上架開，我也不是為了要看到眼前的荒涼和無人整理的墓區而來！

當轉身離開時，從我眼前飛過一顆不小石子，幸虧走得慢，不然是得忍受一點痛苦。石子落在老人腳邊附近，我朝襲擊的方向看過去，一片樹林中已經看不見任何蹤跡。

「昨天晚上，睡得可好吧？」老人似乎並不以為意，像我活該受到類似的對待。他將石子撿起，扔到一旁。

「嗯，還好。」我原以為老人問起這個問題，是因為山裡濕氣重，又陰冷的緣故。我告訴他，主人給了我一條暖和舒坦的棉被。

「從頭到尾都沒醒著過來？」老人側著頭，張大著眼睛，看向我。

「到了這裡已經很晚，走了大半天也很累了……」

「沒聽見奇怪的聲音在你耳根子旁敲邊鼓？」他又往前逼近一步。

「沒有……」我怯生生地聞到，老人身體瀰漫著一股浸泡在中藥材的氣味，夾雜著有點熟悉的檀香。



「那倒好，姑奶奶睡大頭覺。」他摸著長滿白色短鬚的下巴，像是滿意我的回答。為什麼這麼說。我問他。

「昨兒晚轟隆轟隆巨響沒聽見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啥也沒聽見？」

「什麼都沒有。」倒是早上起來，看見門口放了一根火把，覺得奇怪。但我沒跟老人說。

老人看我一臉疑惑。「不就是土石流，把前村後店的路都給堵住了，就算你插了翅膀，這霧這麼濃，也難飛出去囉。」

「這麼嚴重？」我對老人說，原本打算離開。不禁皺緊著眉頭，腳尖不住地踢著地上碎裂的泥塊，想將它從路上剷起。

「可能還要多久？」

「多久？沒人算得準底。若是照往常，沒十天半把個月，你家姑姥姥就得偷笑了。」

「沒有其他路了？」

「小伙子，別說老哥哥沒提點提點你，忒危險啊！聽老哥哥一聲勸，別跟自己的性命開玩笑。尤其是這種時候，千萬不能慌，一慌就啥也沒得落井。」

看著老人抖擻著身子，嘴角因為激動而噴出一些口沫。現在天候已經稍微放晴，山陂底下一條小巷，接連幾棟平房，便是昨夜走過的街道——但也只是幾間房舍簇擁著一條小巷。心想還是得先去探視路況如何，再做打算。

原本打算丟下老人走開。四周的樹林盡頭，走進不曉得還隱藏著什麼。但是身後傳出聲響，老人原本精明的眼神變得呆滯。像變色龍那樣巧妙地隱藏自己和真實，或者只是單純的老人失智顯現？或者是他對我放下心防示好的表示——而那經過巧妙的計算？丟了這麼多問句，自己也無力處理。

我只知道，現在還無法離開。

## 7.

一轉身，便遠遠看見昨夜那隻黑狗——跟在狗後頭的是三合院主人，朝我衝過來，距離一個人身左右停下，撕牙裂嘴地低吠著；坡道下方則是個穿著制服的警察，正費力騎著腳踏車上來。

「已經找了你好一陣子，恐怕你暫時無法離開。」林扶圮對我說抱歉，臉上露出無謂表情。我能夠以為，那都在他們預料之中？在他身後的警察，正吃力而緩慢地爬上山陂，騎著已經有點不合時宜的交通工具，晃動那笨重的支架，每一次踩動都發出尖銳的磨合聲響。

「李伯，今天來整理墓地？」林扶圮對老人寒暄示意，卻不像對長者的敬重，反而有點不耐煩地蹙著嘴唇。

老人笑著對林扶圮說：「可不是，一整年都沒來。」

「上個禮拜，我才在這裡看到你，不是嗎？」

「噲，年紀大了，記性忒不好。」老人不住地拍著自己的大腿。我往老人的位置退了一點，以免那隻黑狗沈不住氣撲上來。

「你們認識？」林扶圮似乎有點意外，卻無視於他豢養的那隻畜生對我的冒犯，並且表現得有點生疏，不像昨夜熱心讓我借住的主人。

「雜小子，哪兒來搗亂的？瞧都沒瞧過一眼！」老人此刻卻指著我說，像看見陌生人似的，刻意和我保持距離。我的心情像是被人從後頭冷不防用力推了一把。

很想朝那頭涎著口水的黑狗踢去發洩情緒——卻只能鎮靜地面對眼前不懷好意的狗，不管亂動。

上了年紀的警察終於停好腳踏車，氣喘吁吁地盯著我瞧。

警察的體型有點壯碩，髮鬢已經花白，像是快要退休年紀，黝黑膚色和結實手臂，一張開手掌，似乎便可以把我的臉完全罩住，單手將我整個人提起。

警察理了理制服的袖口和領子，還沒說話。

就連那隻狗也識相地退到一旁，守在往山下的路上。除了我以外的每個人，似乎都有話想說，但都在等警察率先開口。

「怎麼回事？！」這是我唯一想問的。

警察掏出放在胸前的筆記簿，詢問起我，為什麼會到這裡來，什麼時候到的，以及住宿的地方。

「我得撰寫一篇小說，關於這裡的一篇小說。怎麼了？看你們的樣子像是懷疑我做了什麼？」

警察無視我的疑問。「關於這裡的？我從來都沒聽說過，有什麼人會來這裡寫小說，而且還是寫關於這個村子的啦。」

「我收到一封 E-mail，有人請我來寫。」

「有人請你來的？誰聽說過這件事？老三？李伯？聽說過嗎？」

兩個人都搖搖頭。倒是那頭黑狗，又趨向前來，對著我狂吠了兩聲。

「輪不到你說話，小黑。」警察作勢踢了黑狗一腳，但在那之前，狗已經夾著尾巴閃開。

「我記得，是個什麼山村觀光促進會之類的組織——如果我沒記錯的話——要我來寫一篇關於山村的小說。」我說。

「什麼？啥觀光促進會？連個胳肢窩都沒聽過。」原本像個沒事人的李伯，突然激動地回應著。

「那老三你呢？」警察轉向一旁的林扶圮詢問。

林扶圮搖頭。「我也沒有。」

「你看看你看看！早說這雜小子不曉得從哪闖進來的，是不是來幹什麼勾當！」

「我說的是真的！連稿費，對方都預付了三分之一。」

「就只是這樣？」

「這樣還不夠嗎？」

「我是指，你們除了用伊妹兒以外，沒有其他聯絡方式的嗎？」

我說，我把對方留下的電話存在手機裡頭。

「我現在撥看看。」我說。

「對方沒跟你提到，因為是深山的啦，訊號常常很弱唷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不然你手機先借我看一下，看是不是我認識的人家裡的電話。」

警察看了一會兒後說。「這個人我不認識的啦。老三，你幫忙看一次的啦。」

「我也不曉得是誰。但是，這好像是以前的號碼，還是六碼的時候，十年前改制，已經變成七碼了。」

「該死，該不會我弄錯電話了？」

「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。但除了你以外，沒人知道的啦。」警察的回答不像在揭露事實，一個明顯的事實。隨後陷入短暫的靜默之中，每個人內心的答案都不盡相同。在這山村，這山村的稱呼或者泛稱性的界定，林扶圮和李伯的看法或許也不太一致。

警察對我的盤問卻還沒結束。

## 8.

警察說話帶有原住民說國語時尾音高揚的腔調。目前我只碰到閩南人和外省人。這裡一點也不像一般山地部落，在那裡，低矮房舍間雜著新蓋好的沂白透天厝，原住民的孩子們在柏油路上來回奔跑，衣服總有洗不乾淨的污漬。

「昨天晚上，你住哪裡的啦？」

「借住林扶圮他家，不信可以問他，房間還是他幫我準備。」我看向林扶圮，他像不太情願似地，無奈地點了點頭。

「這我當然知道的啦，除了睡覺，你哪裡都沒去的嗎？」警察彷彿看出我的疑慮，像刻意在話語中加入矮板特徵，充斥在九零年代初期軍教片中原住民青年的形象。我無法猜出，只能反覆看著警察結實和歷經風霜般的臉龐。

「這裡我一點也不熟，還能去哪？更何況到這山村時，天都黑了，昨天不是還停電，還發生了土石流！我還能去哪？」我氣憤地反問。

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們來，到底是……」急速加劇的心跳和氣沖沖的語氣，讓我說話失去條理。看著一旁若無其事的老人，昨夜認識卻顯得冷漠的朋友，希望他們能幫我解圍。

但他們卻夥同著像鐵石堅硬的警察，帶著恨意的狗，圍繞著我。他們像一道蛇籠，一面流刺網，一組橫互的拒馬，不讓我離開。

警察木然地點點頭，並且在簿子上記下些什麼。

「你可能還不知道，昨天夜裡發生了一件大事。」林扶圮用眼神跟警察示意，代替他回答。

他往前跨了一步，有點扭捏，考慮著該說什麼。他的狗突然朝我吠了一聲，他皺了一下眉頭，突然狠狠地踹那條黑狗。

我看見狗的身體像翻滾的絨毛布偶，往草坡翻滾兩圈之後落下，狗悽裂的哀嚎聲啃咬著我的同情心。

牠躺在地上，大喘著氣，在牠胸口的白毛上還留有清晰印子，隨著呼吸劇烈起伏。牠好不容易翻身爬起來時，也不敢離開，隔著一點距離，哀怨地仰視著牠的主人。

「土石流？」

他揮了揮手：「沒那麼簡單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發生了什麼災害嗎？」我吃驚地問。

「昨天晚上是真的有土石流，在我們這個村莊，土石流也不是新鮮事了，出去的路應該全都被堵住了。」

「雜小子，你看吧，我說的一點都沒錯。」老人咧開著笑臉說，林扶圮斜眼覷著老人。

「但是？」

「但是有更嚴重的事情發生，所以，就算沒有土石流，就算沒下起大雨，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跟新整修完的柏油路面一樣平整通暢，你也不能離開。」

「更嚴重的事情？」

「鄭先生昨天夜裡死了。」警察像在宣判什麼的口吻說出。

「鄭先生是誰？跟我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所以，我們才想請你跟我們配合。」警察啪地一下閤上了筆記簿，語氣堅定地對我說著。

在我們一行人往下個地點移動路上，林扶圮對我說出關於鄭先生大概的事蹟。

## 9.

鄭先生是山村裡最受尊敬的人，不是因為他的年紀，也不是因為他的財力，更不是他的族群、血緣、親疏關係等等。

每當林扶圮否定我的質疑或提問時，總是狐疑地看著我，像在說：我到底在胡扯些什麼似的表情。

他提到鄭先生時，宛如述說一個飄渺在人間的神祉。警察臉上浮散莊嚴而肅穆的神情，像在廟宇中噤聲凝視著前方，微微皺著眉頭，因為提起鄭先生的逝世，提到了他的離去，好像和什麼行為標準割捨開來般的不安。他說，每當村莊裡有什麼難以決斷的事情，總是請鄭先生幫忙，他的判斷也總是可以給爭執雙方，給知道事情或者愚昧的村人，一個合理交代。

「但那樣的日子，以後再也不會有了……」林扶圮幽幽地說著。他的狗亦步亦趨地跟在後方，低著頭，嗅聞路上的氣味，偶爾重新抬腿標示屬於自己的領域，好像剛剛發生在人狗之間的衝突只是我的錯覺。

因為我昨晚到來，你們便把我當成最可疑的嫌疑犯？我反問他，不是應該最清楚我昨天晚上的行蹤？

林扶圮停下來，帶著哀怨的歉意看著我：「在這事還沒結束之前，我們不得不這麼做。」他停頓了一會兒，「很多事我也無能為力。」

我們不說話地走著，好一陣子，只聽得見兩人腳步揚起的沙沙聲響。騎著腳踏車緩慢領在前方的警察，若無其事停下，在路邊抽起煙。他揮舞著手掌驅散煙霧的模樣，像

驅策我們前行的手勢。老人沒跟上來，我彷彿還聽見他扯著嗓門的聲音，從山坡後方稀薄的煙霧傳來，從死者之間傳遞給我什麼訊息。

「你們，聽見什麼了嗎？」

「聽到什麼？」林扶圮和警察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。

「不，沒什麼。」

鄭先生難道不會是死於意外嗎？難道他沒有任何疾病？或者在這荒山野嶺中被毒蛇攻擊？面對我的質疑，林扶圮很肯定地回答我，不，不可能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就我看來，他很明顯是死於謀殺。」林扶圮說鄭先生的雙手緊靠攏在胸前，躺在床上，朝半空舉起，他的表情非常痛苦，口吐白沫，身體沒有任何明顯外傷，而且……

警察乾咳了幾聲，示意林扶圮不應該再說下去。

我回頭瞅著警察：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！」

「目前任何事情都還不確定，銅管仔也還沒說什麼。但是……」

「我們想不出來在這村裡，有誰敢做這件事的啦。」

因此我便是嫌疑最大的人？「難道你們在懷疑我？」

他們突然停下腳步。

「不，現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……」林扶圮說。

「既然如此，我可以去看一下案發現場嗎？」其實是想藉此找到線索，澄清自己的嫌疑。

「可能不行。」警察明確表示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不為什麼，只是公事公辦，而且不符合程序原則的啦。」

程序原則？我還在思考著糾結在腦海裡的邏輯和必然性問題。你們把我當成嫌疑犯，就符合程序原則？

我跟在一行人後頭，走下山路時不小心跌了個踉蹌。我必須為即將發生的事情準備，準備離開，準備對抗，準備和這山村的人周旋，或者妥協。

但到底哪裡才是出口？四周山巒傳來陣陣低鳴的風響，還有不知名的鳥叫聲，我立足聆聽，雖然時間還不到三秒，內心的疑慮或者什麼仍然不得赦免，便聽見催促的話語，要我趕緊上前。

## 10.

我們繞過林扶圮的家，那被七里香圍攏的三合院，繼續往街道上走去。那條黑狗垂頭喪氣地回到他的窩，在遮雨的屋簷下一個用紙箱架起的處所。牠像是賣力表演後的街頭藝人，在牠的碗裡卻沒扔下任何的撫摸。

我想起老人曾經提醒的話語：這裡的人並不像我所看見的單純。我是被他們捕獲的獵物？牽引著，不知要去哪裡，此刻的我只能乖順配合他們的腳步。

「再走一下就到了，我們要去陳光華他家。」林扶圮安撫著我說。

「陳光華？」

「就是銅管仔啊。你們昨天不是有見過面的啦？」警察尾音上揚的問句，讓我以為自己說錯什麼。

「是，我們昨天是見過了……」但突然聽到不一樣的稱謂，無法聯想是同一個人。昨天才來到這裡的我，似乎對許多山村的習慣仍有適應的空間。他們對同一個人事，會有不同的指稱和習慣，儘管指向一樣。

此刻驅使著我的，是不曉得會被如何處置的恐慌。他們也許曾經討論過，我是唯一可能的兇手，從警察一碰見我時所說的語意，從林扶圮轉變的態度。該怎麼否認？如果他們已經認定並且達成共識？

就像推理小說中慣有的情節：陌生人跑到深山的村子，因為和外界隔絕，交通中斷，失去通訊。他們雖然知道兇手是誰，卻只需要一個交代就好，真相是什麼絲毫不重要。

我們沒有走進雜貨店，從一旁窄巷繞到透天厝後方，水泥地上已經揪結了七、八個村民，銅管仔站在最前頭。他們一看見我，手上高舉著鋤頭或者鐮刀，鼓譟了起來，昨夜聞到的煙草氣味，彷彿從他們每人的毛細孔及呼吸中散開，像是那已經浸淫著他們的肺腑許久，只是始終無法自覺。

我下意識地皺起了眉頭，因為那氣味或恐慌讓我有點想吐。

銅管仔腆著一個圓滾滾肚子，穿著短褲，汲著一雙拖鞋，雙眼腥紅像一晚沒睡，他惡狠狠地往一旁呸了一口痰。

在他身後引起群眾不滿的情緒騷動，像認定了我就是害人於死的兇手。

「勞煩大家安靜一下的啦！在沒有任何證據之前，我們不能這麼做的啦！大家安靜一下！」警察雙手攤開，反覆往下壓低，高聲叫喊，拿出手帕不斷擦拭額頭和脖子的汗水。他希望村民平靜下來，卻比不上銅管仔一個手勢來的有效。

「各位敬愛父老鄉親兄弟姊妹，這件代誌，我一定給大家一個交代。」陳光華要村民先回去，喝口茶，緩個氣，有事明天再說。

那些戴著斗笠的民眾，原本臉上憤怒的表情漸漸轉為平淡。跟在銅管仔旁像是助理一樣的男人，分發了一些像是乾燥的草藥給村民們。村民們領了之後，露出些微的喜悅表情。

不到五分鐘過後，只剩下我們四個，連那助理都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消失。

「現在的重點是？」我提出我的疑問。

「我們先進去，坐著再說。」林扶圮淡淡地說，說得有點輕柔，像那是種慣常的寒暄口吻。

## 11.

走進室內，昏暗，一切都不明確的光景，但陳光華看似沒有開燈的意願。他招呼我們就坐，那嶄新光亮的皮質沙發，但坐起來卻不如自己想像中的舒適，在過度打蠟的表面——很容易讓人滑下，而沙發裡頭有股輕微扎向屁股的硬質感，彷彿裡頭藏著一根生鏽的鐵釘。

陳光華問我們要不要喝茶，沒人回答，他也不管。他預備了四個茶杯，開始說起眼前喝的茶葉價格多高，就連茶具，也是對岸上選花崗岩石材加工製成，一整塊，幾乎未

經加工。說完陳光華已經沏好第二泡茶，剛剛的第一泡茶倒進一旁預備的紅色塑膠垃圾桶。

「來來來！這茶真香。」

最讓我好奇的，反而是他如何把號稱歐洲進口的牛皮沙發，和這蟠龍造型的茶具，載運到這山村裡來。

茶一入喉，確實喝得出陳光華所謂的甘甜口味，但卻沒讓人太過驚豔。或許只是自己貧乏的生活導致。但喝完之後，卻讓我想再喝一杯。茶的味道已經可以預期，它順著喉嚨滑落的溫度和力道，它蒸融在空氣中散發出的香氣，它的古銅色的肌膚和內裡，全都可以預期。但有什麼是我無法掌握的？在那其中。我想到剛剛那群村民臉上似笑的表情。

警察說他不用了。「謝謝。」他制止了陳光華在他的杯子裡再倒第二杯的舉動。「我們原住民比較喜歡喝小米酒的啦。」他笑著說，但那笑容裡頭沒有真實的表情。「我們還是快點談正事的啦。」

在這麼平和的氣氛中談論一個死者死去的原因，甚至是一件謀殺案，好像剛剛村民的躁動，只是一場動員和演出的戲碼。現在該是我們這些幕後規劃以及涉入的人員，靜下心來，好好商量的時刻了嗎？我不能理解。

「第一件事，我還是搞不懂，你為什麼要來這個村莊的啦。」警察瞥向我說。從他口袋拿出一副粗框的老花眼鏡戴上，翻出小冊子，找了一下子，細眯著眼睛，看著拿得老遠的冊子。「你剛剛說，是一個什麼『山村觀光促進會』找你來的啦？」

「是，沒錯。」我還在想著，他會不會唸成那樣。

「你們有聽過的嗎？」

「巴代，我講你是頭殼相打電，你還講不是。明明在這做超過十幾冬的警察！」

「我在想說，會不會有什麼我沒注意的地方的啦。你也知道，我腦筋也不是很好的啦。」

「那到底是……」我納悶地問。

「如果不是有人『專程』對你惡作劇，大概就是你胡扯。」林扶圮說。「而且，剛好時間點又太過巧合。」

「看來是這樣……少年仔，你要有心理準備。」陳光華淡淡地說。

「但是！」這件事明明跟我沒任何關係，莫名其妙地被捲入其中。赫然想到在槍擊案現場被拍到禿頭黃衣男子，只是因為時間和地點的巧合，就被認定為兇手……

陳光華說，不管情況如何，他已經告訴村民明天要給他們一個交代。

「所以？」我猶豫了很久，才問出聲來。

但沒有人回答，回答這個在場所有人都知道答案的問題。

銅管仔繼續招呼著大家喝茶，我卻還在設想他們將如何處置我？我有機會逃離嗎？萬一真的有任何危險？萬一村民的意志和想望便是將我就地正法，用來弔唁以死的鄭先生？

我看了太多推理小說和好萊塢電影？在那些戲劇性製作的情節裡在我的印象中拉出一道緩長的陰影。被殺害被分屍被埋在深山野嶺之中當作失蹤人口看待。

「怎麼了？」一個聲音問我。在恍惚間無法辨識是誰。我起身，兩腿卻發出未預期的吱嘎作響。一緊張，打翻了放在桌緣的茶杯。

流了一地的茶，但沒人打算清理。